

兩漢魏晉南北朝 正史西域傳研究

(下冊)

余太山 著



NLIC2970902273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

下冊

余太山 著



NLIC2970902273

商務印書館

2013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上下冊)/余太山著.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3

ISBN 978-7-100-09900-4

I. ①兩… II. ①余… III. ①西域—地方史—研究—漢代 ②西域—地方史—研究—魏晉南北朝時代 IV. ①K294.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072253號

經中華書局授權許可使用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
(上下冊)

余太山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河市尚藝印裝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900-4

2013年5月第1版

開本 880×1230 1/32

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21 1/4

定價: 58.00圓

目錄

下卷

- 一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人口 ... 397
- 二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人種和語言、文字 ... 412
- 三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農牧業、手工業和商業 ... 427
- 四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社會生活 ... 458
- 五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宗教、神話傳說和東西文化交流 ... 481
- 六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制度和習慣法 ... 503

附卷一

- 一 荀悅《漢紀》所見西域資料輯錄與考釋 ... 525
- 二 《隋書·西域傳》的若干問題 ... 554

附卷二

- 一 樓蘭、鄯善、精絕等的名義
——兼說玄奘自于闐東歸的路線 ... 573

二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南北道綠洲諸國的兩屬現象	
	——兼說賁霜史的一個問題 ...	584
三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南北道的綠洲大國稱霸現象 ...	595
	徵引文獻 ...	611
	索引 ...	635
	後記 ...	654
	再版後記 ...	655
	余太山主要出版物目錄 ...	656

下
卷

一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人口

一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中，最早記載西域諸國人口的是《史記·大宛列傳》，可惜多語焉不詳。如稱大宛國“衆可數十萬”，烏孫國“控弦者數萬”，康居國“控弦者八九萬人”，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月氏國“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條支國“人衆甚多”，大夏國“民多，可百餘萬”之類。這些應該都是張騫首次西使歸國後向漢武帝所作報告中的內容。張騫首次西使在前 129 年左右，這些數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帕米爾以西中亞地區的人口情況，可以說是關於這一地區的最早的人口記錄。

西域諸國戶口以《漢書·西域傳》所載最爲詳備，一般都有精確的數字，祇有少數幾個“絕遠”之國的記錄是模糊的，如：罽賓、烏弋山離國“戶口勝兵多”，安息國“最大國也”，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有關資料可表列如下：

國名	戶	口	勝兵	戶口比	兵戶比	兵口比
婼羌國	450	1750	500	3.89	1.11	3.5
鄯善國	1570	14100	2912	8.98	1.85	4.84
且末國	230	1610	320	7	1.39	5.03
小宛國	150	1050	200	7	1.33	5.25
精絕國	480	3360	500	7	1.04	6.72
戎盧國	240	1610	300	6.70	1.25	5.37
扞彌國	3340	20040	3540	6	1.06	5.66
渠勒國	310	2170	300	7	0.97	7.23
于闐國	3300	19300	2400	5.85	0.73	8.04
皮山國	500	3500	500	7	1	7
烏秣國	490	2733	740	5.58	1.51	3.69
西夜國	350	4000	1000	11.43	2.86	4
蒲犁國	650	5000	2000	7.69	3.08	2.5
依耐國	125	670	350	5.36	2.8	1.91
無雷國	1000	7000	3000	7	3	2.33
難兜國	5000	31000	8000	6.2	1.6	3.88
大月氏國	100000	400000	100000	4	1	4
康居國	120000	600000	120000	5	1	5
大宛國	60000	300000	60000	5	1	5
桃槐國	700	5000	1000	7.14	1.43	5
休循國	358	1030	480	2.88	1.34	2.15
捐毒國	380	1100	500	2.89	1.32	2.2
莎車國	2339	16373	3049	7	1.30	5.37
疏勒國	1510	18647	2000	12.35	1.32	9.32
尉頭國	300	2300	800	7.67	2.67	2.88
烏孫國	120000	630000	188800	5.25	1.57	3.34
姑墨國	3500	24500	4500	7	1.29	5.44
溫宿國	2200	8400	1500	3.8	0.68	5.6
龜茲國	6970	81317	21076	11.67	3.02	3.86
烏壘國	110	1200	300	10.91	2.73	4
渠犂國	130	1480	150	11.38	1.15	9.87
尉犂國	1200	9600	2000	8	1.67	4.8

(续)

國名	戶	口	勝兵	戶口比	兵戶比	兵口比
危須國	700	4900	2000	7	2.88	2.45
焉耆國	4000	32100	6000	8.03	1.5	5.35
烏貪訶離國	41	231	57	5.63	1.39	4.05
卑陸國	227	1387	422	6.11	1.86	3.29
卑陸後國	462	1137	350	2.46	0.75	3.25
郁立師國	190	1445	331	7.61	1.74	4.37
單桓國	27	194	45	7.19	1.67	4.31
蒲類國	325	2032	799	6.25	2.46	2.54
蒲類後國	100	1070	334	10.7	3.34	3.20
西且彌國	332	1926	738	5.80	2.22	2.61
東且彌國	191	1948	572	10.20	2.99	3.41
劫國	99	500	115	5.05	1.16	4.35
狐胡國	55	264	45	4.8	0.82	5.87
山國	450	5000	1000	11.11	2.22	5
車師前國	700	6050	1865	8.64	2.66	3.24
車師後國	595	4774	1890	8.02	3.18	2.53
車師都尉國	40	333	84	8.33	2.1	3.96
車師後城長國	154	960	260	6.23	1.69	3.69

以上凡 50 國，戶 446570，口 2285091，勝兵 549624；平均每戶 5.12 口、勝兵 1.23 人，每 4.16 口勝兵 1 人。

《漢書·西域傳上》稱：“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由此可知這些統計資料所反映的是宣、元以後的情況。而按之常理，統計戶口應該有一個截止期，祇是今天已無從獲悉。

西漢戶口主要見載於《漢書·地理志》。而據該志，京兆尹於“元始二年（公元 2 年）戶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顏師古注曰：“漢之戶口當元始時最為殷盛，

故志舉之以爲數也。後皆類此。”但是，西域諸國的人口資料似乎不太可能繫於這一年。蓋自平帝即位起，西漢在西域的統治已經漸趨瓦解。就在元始二年發生的車師王姑句叛入匈奴事件，可視爲西域諸國對西漢離心離德的標誌。^[1]因此，在這一年全面調查西域戶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或說《漢書·西域傳》的戶口資料應是鄭吉任都護立府施政的第十年（宣帝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所作的調查記錄。^[2]今案：鄭吉在其都護任期之內的任何一年都可能進行戶口調查，確指爲第十年，未識何據？即使有證據表明這一年進行過戶口調查，其結果也未必就是見諸《漢書·西域傳》的記錄。蓋據《漢書·西域傳下》記載，甘露元年或二年（前53或52年）西漢爲烏孫扶立大小昆彌，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可見此時對烏孫作了一次比較精確的戶口調查。然而直到此時烏孫的戶口尚未達到正式入載“烏孫條”的“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這至少表明《漢書·西域傳》所載西域諸國的人口記錄不可能全部基於甘露四年的戶口調查。何況鄭吉以後歷任都護也都有進行戶口調查之可能；甚至沒有證據表明傳文所載人口資料僅與鄭吉有關。

現有資料表明，屬都護諸國除貢獻方物外，均有服勞役和兵役的義務。如《漢書·西域傳上》載：“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僭糧，送迎漢使。”又如同傳卷下載：“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

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漢書·西域傳》詳載諸國戶口情況而無墾田細數，亦即重視人戶遠過於田土，這和漢縣鄉設置不以地域廣狹而以人戶多寡為標準是一致的。^[3]蓋漢政府有事於西域時，諸國戶、口、勝兵多寡均與其承擔責任之大小有關。

一

《後漢書·西域傳》僅留下一十三國的戶、口、勝兵記錄：

	戶	口	勝兵	戶口比	兵戶比	兵口比
拘彌國	2173	7251	1760	3.34	1.23	4.12
于寘國	32000	83000	30000 ⁺	2.59	0.93	2.77
西夜國	2500	10000 ⁺	3000	4	0.83	3.33
子合國	350	4000	1000	11.4	2.85	4
德若國	100 ⁺	670	350	6.7	3.5	1.91
大月氏國	100000	400000	100000 ⁺	4	1	4
疏勒國	21000	——	30000 ⁺	——	1.42	——
焉耆國	15000	52000	20000 ⁺	3.47	1.33	2.6
蒲類國	800	2000 ⁺	700 ⁺	2.5	0.88	2.86
移支國	1000 ⁺	3000 ⁺	1000 ⁺	3	1	3
東且彌國	3000 ⁺	5000 ⁺	2000 ⁺	1.67	0.67	2.5
車師前國	1500 ⁺	4000 ⁺	2000	2.67	1.33	2
車師後國	4000 ⁺	15000 ⁺	3000 ⁺	3.75	0.75	5

既然傳文序言稱“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爲‘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這些人口資料似乎可以繫於安帝末年即延光四年（公元 125 年），或者至少可以將這一年視爲調查上述十一國人口的年代之下限。今案：實際情況似乎要複雜得多，茲分析如下：

1. 上表所列一十三國中，移支國不見於《漢書·西域傳》，與後者所載無從類比。而所謂西夜國其實是漂沙國，所謂大月氏國其實是貴霜國，與《漢書·西域傳》所載人口數亦無從類比。可以同《漢書·西域傳》的記錄進行比較的祇有十國。十國中，子合國的戶口乃至勝兵數與《漢書·西域傳上》所載完全相同，剩下的九國中又可以分爲四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如拘彌國，對比《漢書·西域傳上》所見扞彌國，戶、口和勝兵數均大大減少，數值分別爲 1167、16749 和 1780。

又如德若國，對比《漢書·西域傳上》所見烏秣國，戶數、口數和勝兵數分別減少 390、2063 和 390。^[4]

第二種情況如車師前國，對比《漢書·西域傳下》所見車師前國，戶數增多 800，而口數反而減少 2050，勝兵數則增多 135。

又如，蒲類國，對比《漢書·西域傳下》所見蒲類國，戶數增多 475，口數反而減少 32，勝兵數減少 99。

第三種情況見諸東且彌國，對比《漢書·西域傳》所見東且彌國，戶、口和勝兵數依次增加 2809、3052 和 1428，可以說人口略有增長。

第四種情況見于闐、疏勒、焉耆和車師後國四者，對比《漢

書·西域傳》，戶、口和勝兵數均有大幅度的增加，其增數和倍數列表如下：

國名	與《漢書·西域傳》比較					
	戶		口		勝兵	
于闐國	+28700	9.69	+63700	4.30	+27600	12.5
疏勒國	+19490	13.90	——	——	+28000	15
焉耆國	+11000	3.75	+19900	1.62	+14000	3.33
車師後國	+3405	6.72	+10326	3.14	+1110	1.59

應該著重指出的是，對於這四國來說，作表列的比較意義不大。因為這四國均是曾經稱霸的南北道綠洲大國，這些報導的數字中顯然包括了被它們役使的鄰近小國的戶、口、勝兵數在內。

一則，據《後漢書·西域傳》：

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并。渠勒、皮山爲于寔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狐胡、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

有證據表明，這種綠洲大國稱霸的現象決不是偶然的，而是西域的地緣政治因素決定的。自西漢以降，這種情況翻覆出現。^[5]

二則，由於東漢的西域經營遠不如西漢積極，東漢和西域的關係時斷時續，史稱“三絕三通”。每當東漢和西域斷絕關係時，

這種大國稱霸現象便會死灰復燃。

三則，據《魏書·西域傳》，北魏時期的疏勒國有勝兵 2000 人。而據《新唐書·西域傳上》，唐代疏勒國“勝兵二千人”；焉耆國“戶四千，勝兵二千”；于闐國“勝兵四千人”。在北魏和唐代，疏勒國勝兵數與《漢書·西域傳上》所載並無不同。唐代焉耆國戶數與《漢書·西域傳下》所載亦同，僅于闐國勝兵數略多於《漢書·西域傳上》所載，焉耆國勝兵數甚至少於後者所載。這說明不能將《後漢書·西域傳》所載疏勒國的勝兵數理解為《漢書·西域傳上》所載的 15 倍。

質言之，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條件下，于闐、疏勒、焉耆和車師後國的戶、口和勝兵數按照上列倍數增長決無可能。特別是地處天山以北的車師後國，一直是東漢和匈奴爭奪的重要對象，戰事不斷。在鄰近的車師前國人口下降、勝兵數增加的同時，車師後國的人口反而出現大幅度的上昇是難以想象的。

鑒於這種綠洲大國稱霸的現象自西漢以來就為中原王朝所不能容忍。因此，《後漢書·西域傳》中出現這些戶、口和勝兵數，唯一合理的解釋便是這些數字得自東漢初年。蓋王朝創立之初，無力經營西域，甚至西域諸國遣使內屬、請都護，光武帝也未能應允，西漢末死灰復燃的綠洲大國稱霸現象便一直延續下來。也就是說，祇有在東漢勢力進入西域之前出現的綠洲大國纔是東漢政府能够接受的，它們的戶、口和勝兵數記錄纔有可能包括被它們役使的諸小國的戶、口和勝兵數。因此，于闐等四國的人口記錄很可能是班超首次西使時調查所得。

由此可見，或將于闐和焉耆的人口資料分別繫於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和安帝延光四年（公元 125 年），^[6] 是沒有堅實依據的。

2.《後漢書·班梁列傳》載：“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延光三年班勇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時車師前部明明有“五千餘人”，延光四年班勇作“西域傳”時，卻將前部人口記成“四千餘”，這也是難以理解的。換言之，車師前國的人口資料不屬於班勇於安帝末所記之列。

3. 車師前國的人口資料有可能得自永建元年。蓋據《後漢書·班梁列傳》：

〔延光〕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126 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

儘管大獲全勝，但這無疑是一場激烈的戰鬪，車師前國因此損失

一千餘人是完全可能的，人口於是自延光三年的“五千餘人”降為“四千餘”。

班勇在平定“車師六國”的同時，獲得較準確的車師前國的戶、口和勝兵數是合乎情理的，故蒲類、移支和東且彌三國的人口資料也無妨繫於這一年。

至於何故缺少卑陸和車師後國的人口資料，以致後者祇能採用班超留下的記錄，目前尚無法解釋。

或繫東且彌、車師後國的人口記錄於安帝延光四年，^[7]也是沒有根據的。雖然傳文“皆安帝末班勇所記”，確實是說“西域傳”所據都是班勇於安帝末任西域長史時的記錄，且據同傳：

〔永建〕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可知從順帝即位的第二年（永建二年）起班勇便被廢黜，他與西域有關的主要活動結束於安帝之末。但是，他所掌握的東且彌和車師後國的戶口、勝兵資料的時代下限難以斷定，未必是安帝末年的，不能排除他利用較早資料的可能性。